

“民人皆瞽禺麗”補說

程 薇

清華簡中有一篇商湯與伊尹故事的簡文，被收入第五輯整理報告中。這篇簡文字迹清楚，除第六支簡簡頭留白處有殘缺外，其他簡文保存良好。遺憾的是原簡文沒有序號，也無篇題，整理者依據上下文邏輯，擬定了簡文順序，並按照古書篇章命名慣例，摘取簡文第一句話“湯處於唐丘”作為該篇的篇題。

整理者對全篇已經做了很好的釋讀，使文義瞭然可見。只是其中有句“民人皆繻禺𠂔”，〔1〕晦澀難懂。該句見於第 13 支簡文，其注釋云：〔2〕

繻，從矛聲，疑讀為瞽，《說文》曰：“氏目謹視。”《楚辭·九章》：“中悶之瞽之忡忡。”注：“亂也。”

禺，疑讀為同音疑母侯部“偶”字。《管子·海王》：“禺筴之商日二百萬。”尹知章注：“禺讀為偶，對也。”

𠂔，即《說文》麗字古文（參看顏世鉉《郭店楚墓竹簡儒家典籍文字考釋》，《經典研究論叢》第六輯（臺）學生書局，一九九九年，頁一八四），在此讀為離。《郭店楚簡·六德》曰：“為宗族𠂔（離）朋友，不為朋友𠂔（離）宗族。”

本文擬在整理者注釋的基礎上做些初淺的探討和補釋。

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第 27 頁，中西書局 2015 年。

〔2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伍）》，第 31 頁，注釋第三十一條。

1. 紆

“紆”字簡文字形作,整理者隸定無誤,且認為該字從“矛”聲,讀爲瞽,訓爲亂,此說可從。

不過,就字形結構而言,顯然該字爲左形右聲的形聲字,因此,也可以認爲“紆”字從,彡聲。

“彡”作爲單字,在楚文字與晚周金文中皆有出現。

上博簡《鬼神之明》簡3作,〔1〕郭店簡《老子》乙簡13有“終身不”。〔2〕

戰國時期的須彡生鼎蓋作。〔3〕

“彡”雖從矛得聲,上古音屬明母幽部,但有兩例值得注意。

上文簡本《老子》的“終身不”,在傳世的王弼本中作“終身不勤”,在出土的帛書本《老子》中作“終身不堇”,從這兩個不同來源的文例中至少可以看出,作爲單字的“彡”字,與“勤”“堇”爲異文關係,其音應當相通或相諧。

換言之,從“彡”得聲的“紆”字或與見母文部的“堇”字古音相同或相近,由此我們認爲“紆”字可讀作匣母文部的“恨”字,訓爲“怨”。〔4〕故“民人皆紆(恨)”,意爲民人皆怨。《書序》云:“盤庚五遷,將治亳殷,民咨胥怨,作《盤庚》三篇。”怨,《爾雅·釋言》邢昺疏:“怨恨。”《論語·述而》皇侃疏:“恨也。”

遺憾的是,目前以“彡”作爲偏旁出現的字沒有見到他例,故以上解說只能是一種推測,還有待新資料的驗證。

2. 禺

整理者讀爲“偶”字。按,“禺”爲疑母侯部字,可通作“虞”。文例如《管子·國蓄》“玉起於禺氏”集校本引何如璋注云:“古通虞。”又如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“逮之于禺

〔1〕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五)》第307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。

〔2〕荆門市博物館: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第8頁,文物出版社1998年。

〔3〕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訂增補本)第4冊,器號2238,中華書局2007年。

〔4〕該條得到李守奎先生的點撥,特致謝。

谷”郭璞注：“今作虞。”故“禺”與“虞”古音通。虞，訓爲望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虞，望也。”王念孫疏證：“亦候望也。”《左傳》昭公六年：“始吾有虞於子，今則已矣。”《經義述聞》案：“亦望也。”〔1〕

3. 麗

“民人皆瞽禺△”句中的最末字形在簡文中作。

關於字的釋讀，整理小組先後有兩種傾向。

起初將其隸作，認爲是“瑟”字省體，又云即麗字古文，由於“瑟”字古音在山母質部，將其讀爲書母質部的“失”字。

後來在定稿中，又將改隸作，認爲是《說文》麗字的古文，在簡文中讀爲離。

兩種不同的釋讀意見，再次把“麗”與“瑟”的關係問題擺了出來。

大家知道，自從郭店楚簡《六德》篇公佈以來，其中出現一個新字形“”，將其讀爲“瑟”還是讀爲“麗”，以及其與明顯讀爲“瑟”字的“”之間的關係，一直聚訟不已。

裘錫圭先生認（）與（瑟）爲一字，將其讀爲“殺”，屬於省減字形。張光裕先生也認爲是“瑟”，假爲“失”。顏世鉉先生認爲是“麗”字古文，讀作“離”，訓“絕”。李零先生認爲似可讀“疾”，又此字爲“麗”所從，而“麗”“瑟”古音亦近。陳偉先生同意顏說，認爲釋“麗”可從，因爲“麗”有附着義，將簡文讀作“爲宗族麗朋友，不爲朋友麗宗族”，意思是說“袒免”本爲宗族而設，用於“朋友”乃附麗、比照而致。〔2〕

此後，《上博（七）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里，出現“筭”一詞，原整理者讀爲“筭管”，趙平安先生首先將之正確地釋讀爲“瑟”，並與郭店簡的、聯繫起來考察。〔3〕白於藍先生將之釋爲“麗”，讀爲“簾”。至此，“麗”與“瑟”之間的關聯又顯現了出來。

“麗”與“瑟”二字在形、音、義上似皆有關聯，又有所不同。郭永秉先生在其《補說“麗”、“瑟”的會通》一文中仔細梳理了近年來的文字資料，對“麗”“瑟”的關係做了深入研究，充分論證，認爲楚文字用作“瑟”的“/ ”字，應當就是“麗”字古文的一種訛

〔1〕李學勤先生釋稿中將“禺”讀作寓，訓爲欲。

〔2〕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荆門市博物館編著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一）·郭店楚墓竹書》第132頁，注釋[71]，文物出版社2011年。

〔3〕趙平安：《談“瑟”的一個變體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9年1月12日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648；又見於《上博簡釋字四篇》，《簡帛》第四輯，第205—206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。

變形體。〔1〕

在字形上，郭先生將《說文》中麗字的古文和麗字的篆文作了區別分析。

就“麗”字的古文（麗）字而言，郭先生認為，大概在春秋時代以後，原來作爲一個整體表意字而存在的“麗”字，象特殊大角的部分，就逐漸被改造爲“麗”（）聲了。

就“麗”字篆文而言，郭先生利用古文獻資料論證該字確從二“元”，象二側面人形並列，特別重要的是，郭先生指出“此字（）應就是‘麗（儷）耦’之‘麗’的表意初文”。而且“該字之所以从‘元’，大概以之兼起表音作用，‘麗’、‘元’韻部有歌元對轉的關係，聲母則分別是來母和疑母，它們的關係也是十分密切的”。而“從商代至戰國，像二人相比並的‘麗’字和‘从’字一樣，一般寫作平列的二‘元’（或兀/丌）形”，故郭先生認為楚文字形𠄎是“元產生的訛變”。楚文字“麗”可用作“瑟”，是“音近假借”。

我們認為郭先生的意見非常重要，基本釐清了“麗”字本字與其古文、篆文之間的關係。顯然，我們所討論的“民人皆𦍋禹△”句中的“𦍋”字，應當與《說文》“麗”字的篆文爲一脉，是從二“元”字，簡文的“元”字並沒有譌寫作“丌”形，故可直隸作“元”（麗），讀爲同音之“離”。

《國語·楚語上》“德義不行，則邇者騷離”，韋昭注云“叛也。”《左傳》隱公四年：“衆叛親離，難以濟矣。”故“離”在簡文中可訓爲叛、叛離。

4. 小 結

合而觀之，原釋文“民人皆𦍋（𦍋）禹𦍋（麗）”可改釋作“民人皆𦍋（恨一怨），禹（虞）元（麗一離）”，再合觀前后簡文：

小臣答：“又（有）夏之德，……，型亡（無）𦍋（攸）恋（赦），民人皆𦍋（怨），禹（虞）麗（離），夏王不得其圖。”

文意不言自明，意爲夏王之德有問題，其一是刑無所赦，造成民人皆怨，都期望叛離，夏王不能得其意志。這是小臣在向商湯報告有夏之民當時欲叛的情況。

如果我們理解無誤，則此段簡文文意與今文尚書《湯誓》、清華簡簡文《尹至》及

〔1〕郭永秉：《補說“麗”、“瑟”的會通——〈從君人者何必安哉〉的“元”字說起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三十八輯，第78—81頁，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年。

《尹誥》中所云的史事相契合。

《尚書·湯誓》篇是商湯往征夏桀的誓師詞，從中可以看到夏衆對夏王已有叛離之心，如商湯聞其“衆言夏氏有罪”，“有衆率怠弗協，曰：‘時日曷喪？予及汝皆亡！’”其中的“弗協”，《殷本紀》作“不和”，書傳云“不與上和合”，孔疏：“不肯每事順從也。……鄭云：‘桀見民欲叛，乃自比于日……。’”〔1〕

“余及汝皆亡”句也見於清華簡《尹至》簡 2，是伊尹自夏返回到湯亳後，向商湯報告夏王情況及夏衆所言。以上兩則皆表明夏民有欲叛之意。

清華簡《尹誥》篇著錄了伊尹向商湯分析湯可以捷滅夏的原因，云：“厥辟作怨于民，民復之用離心，我捷滅夏。……”此文與“民人皆絀(怨)，禹(虞)麗(離)”文意也吻合。

綜上，我們覺得將“民人皆絀(胥)禹(麗)”改釋為“民人皆絀(恨一怨)，禹(虞)麗(麗一離)”還是合適的。

2014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稿

2015 年 1 月 19 日第 2 稿

感謝郭永秉先生惠賜大作。本文得到李守奎先生、趙平安先生及沈建華先生指點，特此致謝。

(程 薇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生)

〔1〕李學勤：《十三經注疏·尚書正義》整理本，第 192 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。